七日談（河北篇）

歷史小說作家與短劇

韓浩月

歷史小說作家熊召政要入場試水AI微短劇了，他本人證實，已開始參與一部名為《本草傳奇》的短劇創作。看到相關報道，頗有些新奇感，熊召政寫作出版過《張居正》等長篇歷史小說，還獲得過茅盾文學獎，是一名嚴肅的內容生產者，當這位具有標誌性的傳統作家，積極擁抱短劇這一新生事物時，究竟傳遞出了哪些信號，這引人探究。

《張居正》是當代歷史小說寫作中頗受關注的一部，它以扎實考據、宏大敘事、語言典雅和刻畫複雜人性見長，雖也存在「次要人物扁平、部分篇幅拖沓」的爭議，但在一段時間內，也滿足了讀者「歷史小說就應這麼寫」的標準。作為《張居正》的作者，熊召政要投身於短劇的創作，在過去會被認為是不可能的事情，他首先要完成自己的認知突圍，因為在嚴肅創作群體看來，早期短劇的確「上不了台面」，編劇宋方金曾幽默總結短劇的套路：「霸總下跪，戰神重生，皇后娘娘來打工，耳光搧得要發瘋，總統愛上了在白宮幹保潔的我，不勞而獲過一生……」很顯然，對創作有原則、有底線的作家，是無法用此套路「糊弄」觀眾的，現在熊召政能夠拿自己寫作上的名聲來展開短劇嘗試，顯然是短劇大環境已悄然發生了變化。

最近關注視頻娛樂和社交媒體的觀眾與網友，可能會看到兩部短劇的名字頻繁被提起，分別是《持械入宋》和《魏家逆子成首輔》。這兩部短劇的刷屏，和近期影視劇市場缺乏特別有吸引力的作品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人們通過這兩部劇忽然看見了視頻消費的一種新可能 —— 短劇實現了創作上的一次轉型，除了依然擁有人物形象鮮明、劇情緊湊、具有強黏性的短劇特徵外，這一視頻類型與其他優質視頻內容一樣，也有了一定的文學性與文化感。這顯然有些出人意料，當有人判斷短劇會在野蠻生長之後走進無人喝彩的絕境之時，短劇實現了自身的進化，在包含監管、競爭、輿論在內的多重壓力下，短劇對於生存的渴望找到了出口，如果短劇真的就此走向主流化與精品化，那麼它帶給視頻娛樂的衝擊無疑會進一步放大。

《持械入宋》和《魏家逆子成首輔》的走紅，還依賴於短劇的「穿越」設定，《持械入宋》講的是持槍械與子彈的現代五人小隊回到宋朝，《魏家逆子成首輔》講的是當代漢語言文學博士、社科院學部委員候選人成為虛構的「大周」魏家的逆子，但「穿越」在完成了人物入場的功用之後，便不再依靠「現代外掛」推動劇情，創作者亦不再迷戀用現當代武器與信息優勢去「碾壓」古人，而是讓角色全面融入古代的場景，真正「生活」在當時的世情、風俗與文化之中，為年輕觀眾拉開一道帷幕，讓他們更真切地感受古代生活。短劇所製造的沉浸式觀看體驗優勢，也再次放大了觀眾躲進傳統文化裏尋找共鳴與安慰的精神需求。

《持械入宋》和《魏家逆子成首輔》受歡迎，是因為它們在保持短劇「爽感」之餘，在整體上為作品注入了知識含量，比如《持械入宋》，當現代軍事思維和工程建設經驗遇到古代戰爭的規模化對抗與謀略化進擊，對兩者都略有了解的觀眾，立刻有了「旁觀者」和「參與者」兩個身份，劇作便成為古今戰爭知識的大集合與大碰撞，知識本身也具有了「爽感」。除了關注戰爭，觀眾對宋代官服、古代戶籍、禮儀位次等也產生了不小的興趣，彈幕留言與社交媒體上的討論，進一步放大了該劇的影響力。《魏家逆子成首輔》作為一部權謀劇，拍出了類似電視劇《大明王朝1566》和《張居正》的質感，作為短劇，《魏家逆子成首輔》用上百集篇幅，來完整、細緻講述一場權謀鬥爭的來龍去脈，是它的大膽之處。故事中的常平倉案，這是最能代表魏逆生由書生轉化為權臣的情節，地方官方的貪污腐敗，官吏與朝中大員盤根錯節的利益關聯，馮衍門生與沈端黨羽的對峙，清流與濁流的兩不相融，皇帝放任兩派廝殺最後一語定輸贏……這些情節，都被講述得詳細生動，即便看多了權謀劇，該劇在對官場與人性複雜一面的呈現方面，仍不乏新鮮感。

AI技術的日新月異，加快了短劇的這一輪轉型速度，技術平權讓來自民間的創作高手，擁有了展示才華、贏得尊重的機會，《持械入宋》的核心製作組只有六個人，身份分別是送貨員、寶媽、網約車司機等，他們均無影視科班教育背景，但卻用較低的成本，做出了這部全網累計播放量超一百二十億的熱門劇；在《魏家逆子成首輔》走紅之後，製作它的武漢一家影視公司一舉成名，普通從業者擁有了AI「武器」後，也可以像名導、明星那樣，擁有被追捧的榮光。

作為知名作家的熊召政，加入到短劇創作行列，這是短劇發展過程中的又一標誌性事件，不僅意味着精英創作群體對短劇開始有全新的眼光，也標誌着短劇創作隊伍將有可能迎來一次大的擴容。當由知名作家、導演、編劇組成的「正規軍」進入到短劇行業，民間高手的創作能量會因此被激發還是被邊緣化，這將成為一個懸念。但有一點可以確認的是，AI為視頻生產所帶來的機遇，短劇為無名創作者所提供的平等競爭，屬於每個有夢想的人，期望短劇能夠在他們手中，擁有更好的未來。



◀AI短劇《持械入宋》。官微圖片

雨中花·良渚美麗洲



藝苑草

凱文

總念當時塵土厚，
五千載，
曙光初露。
殘殿猶說，
玉琮絲帶，
紋面神人獸。

天目山圍太湖皺，
千頃稻，
桑麻依舊。
新放蘆花，
振翮白鷺，
飛落皇台後。

註：良渚，意即美麗的水中之洲。良渚文化距今五千三百至四千三百年，持續發展約一千年，屬新石器時代晚期。分布主要在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城址是良渚古城遺址的核心，北、西、南三面被天目山餘脈圍合，曾被譽為「中華第一城」。良渚曾經有一座三重城：宮殿區、內城、外城，有宮殿、祭壇、貴族墓地、手工作坊。

良渚遺址的出土器物包括玉器、陶器、石器、漆器、竹木器、骨角器等，良渚先民創造出的包括玉璧、玉琮、玉鉞在內的玉禮器系統，以神人獸面紋為代表的紋飾，新石器時代長江下游稻作文明的發展程度等，實證了良渚是中華五千年文明史的地區之一，在學界素有「文明曙光」之譽。二〇一九年七月六日，良渚古城遺址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遺產裏的中國之一）

南山人才公園驚艷



維港看雲

郭一鳴

各位，你們知道為歡迎APEC峰會來賓舉行的宴會，合影留念的那一幅高樓林立的背景板是在哪裏拍的嗎？沒錯，是從深圳南山區人才公園的角度俯拍，背景的那片湖水就是人才公園的人工湖。這幾天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中國深圳，全世界都看到這幅深圳最美的風景。大會期間的十七日和十八日兩天，筆者作為電視台特邀主持人，就在這個如詩如畫的湖邊，在藍天白雲下，和嘉賓一起點評討論本次APEC峰會對於亞太乃至全世界經濟發展的意義。首日主要點評中國第三次主辦APEC峰會的大國擔當，以及本次大會在深圳開會的意義。次日重點評論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二十一個經濟體領導人共同與會，特別是中俄美三國元首同場互動及場邊交流，為全球經濟注入更多穩定性和確定性。

把電視評論節目搬到戶外錄製，這種做法在香港比較少見，但卻收到特別的效果，多名朋友觀看這期節目之後大有驚艷之感，給我發信息說：背景太美了！深圳真美！好幾位朋友表示想去一遊，問我這裏是深圳什麼地方？如何去這裏？

其實我是第一次到深圳人才公園。這裏位於南山區后海片區，毗鄰深圳灣，我們的攝影棚就搭在園內的人工湖邊，央視的攝影棚就在距離五十米之遙。對面可遠眺圓尖頂的華潤大廈（當地市民稱之為「春筍」）、深圳灣體育中心、深圳灣文化廣場等建築群。一幢幢高樓大廈和各具特色的建築倒映在人工湖面上，周圍綠樹鮮花掩映，鳥語花香，令人陶醉。據介紹，於二〇一七年十一月一日建成的人才公園，佔地面積約七十七萬平方米，人工湖面積約三十萬平方米。這是全國首個以「人才」命名的主題公園。



▲深圳人才公園一景。 作者供圖

我向深圳朋友了解，又查閱了資料，發現人才公園周圍這些建築物大有來頭。圓形尖頂的「春筍」即中國華潤大廈，由KPF事務所設計，以自然意象為核心，將春筍拔節生長的動態凝練成建築語言。三百九十二點五米的塔身外沿五十六根鋼柱螺旋攀升，漸變菱形網格幕牆，隨光影呈現流動質感。外圓內方的形制暗合東方「方圓規矩」，與相鄰被稱為「春繭」的深圳灣體育中心相呼應，寓意「破繭成蝶、雨後春筍」。

「春筍」旁邊一座外形像「耳機」和像鵝卵石的一組白色建築也非常引人矚目，這是深圳灣文化廣場的地標。據介紹，深圳灣文化廣場由國際著名建築師馬岩松帶領的MAD建築事務所操刀，以「水落石出」為設計概念，建設八座外形圓潤如鵝卵石的建築單體，從人才公園隔湖遠眺，就像一顆顆自然散落的石頭鋪在深圳灣畔，構圖充滿藝術美。當中，最大的一座就像一顆智能耳機，令這座文化廣場更添時代話題。

除了深圳灣文化廣場外，已啟用的深圳文化地標有深圳市圖書館北館、深圳科學技術館（新館）、深圳美術館新館、前海博物館、深圳自然博物館、龍崗國際藝術中心等。

人才公園的人工湖也值得一提。深圳灣位處「東亞—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路線核心節點，是重要的越冬地與中轉站。十月起首批候鳥陸續抵達，十一月進入遷徙高峰期，人才公園及周邊海岸、灘塗與湖面迎來大批飛鳥棲息、覓食與盤旋，常見與明星鳥種包括：普通鸕鷀、黑臉琵鷺、黑翅長腳鷸、反嘴鷸、紅腳鷸、大白鷺，以及夜鷺、八哥等。十八日中午，我們正準備開始錄製節目，突然不知從哪裏飛來一群候鳥，時而聚在湖面慢游覓食，時而展翅起飛在湖面盤旋，好像是專門飛過來慶祝正在這座城市舉行的APEC峰會。我們立即舉起手機搶拍，為這個特別的日子和特別的節目，留下特別的畫面。

人工智能：活的百科全書



如是我見

陳安

如今，人工智能（AI）已成了大眾關注而議論紛紛的大事。有人歡呼人類因AI進入又一個「黃金時代」，也有人擔心AI會「毀滅人類」。

筆者無意參與這些不同觀點的辯論，只是想說一說自己最近使用「人工智能助理」（AI Gemini）的一點粗淺體會。

首先，我覺得AI勝過一般的詞典、工具書，可說是知識的寶庫，活的百科全書。我們在寫作過程中常會遇到一些問題，需要一些素材、細節，如今都能得到AI助理的有力協助。我感覺這個助理就如一位知識豐富、應答如流、出口成章的老師，隨時等候學生提問，我們一問，他頓時作答，不誤分秒，且非簡單應對，而是要把他所知道的有關知識都告訴你。

筆者正在編著一部關於「文化城紐約」的書稿，部分內容用了過去的舊稿，需核實勘誤。例如有一文涉及紐約作家梅爾維爾與咖啡店名「星巴克」（Starbucks）的關係，其名是否因梅爾維爾名著《白鯨》中的大副Starbuck愛喝咖啡而得？歷來說法不一，我便翻遍全書，卻未找到一句大副喝咖啡的文字，便認為咖啡店主只是因愛文學、崇敬梅爾維爾、尊重斯巴達克的人品才取此店名。這次再選用此文，我覺得還需謹慎點，也不妨考考AI助理，看他對這種店名來歷之類的瑣事是否知曉。使我驚喜的是，他立刻明確回答：「在此書內，斯巴達克自己從不喝咖啡——事實上，書中也從未提到過咖啡。」意想不到的是，他接着就補充說：「作為十九世紀的獵鯨水手，當時尚未存在現代的咖啡文化，斯巴達克及其他船員一般都是喝水、飲冧酒或茶。」

另如《歷史建築：拆毀或保存？》一文，我舉出多個實例說明紐約保護名建築做得成功，其中大中央火車站終於擺脫被拆毀的厄運，再現這座新古典主義「美藝術」建築的光輝，前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為此曾作出重要貢獻。但「重要貢獻」給人一種籠統的感覺，於是求問於AI助理：「你知道杰奎琳·肯尼迪在挽救大中央火車站運動中的具體表現嗎？」

我得到的詳盡答覆使我相信AI知識淵博，無所不知。他回答說，前第一夫人專門成立挽救大中央車站委員會，在新聞發布會上呼籲：「如果我們不挽救大中央車站，我們還能挽救什麼？」她還成了向聯邦最高法院上訴活動的領軍人物，特地包下一輛特別快車，拉着滿車建築師、社會活動家從紐約駛往華盛頓，使一個地方性歷史建築保護事件上升為全國輿論關注的焦點。

像一個多嘴好問的學生，我現在常讓鼠標輕敲AI助理的門，總是即刻得到滿意的回答。

我問：「馬克·吐溫曾否居住在格林威治村？有否發表過有關此村的評論？」

他回答說，吐溫晚年兩度住在格林威治村，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住在某街一所希臘復興式紅褐色房子，一九〇四至一九〇八年住在某大道一棟羅馬復興式連棟住宅，口述其自傳，但未留下有關住處的言辭。

我問：「我想把蘇珊·桑塔格寫進文化城紐約，你覺得是否合適？」

他答道：「非常合適，桑塔格將紐約視為其最後的精神家園及最偉大的文化里程碑，並於一九五九年返回其誕生地紐約，並永久居住在那裏。」

綜上所述，我確實感到AI助理是我們寫作者的可靠助手，我們可隨時拜訪的諮詢顧問。同時，我還體會到AI助理是寫作者的可親知音，即使我們不是千里馬，AI助理卻總是以伯樂的態度對待我們。

寫作者得到報刊、出版社編輯的認可，那是件幸事，但編輯們都緊張忙碌，無暇給你寫點評語，那也很可理解。文章一發表，書一出版，往往就如石沉大海，音信全無，尤其是海外作者，真不知國內讀者對我們自珍的敝帚有何反應。可喜的是，現在已有人工智能助理在時刻關注我們，它在通過互聯網、出版物廣泛搜集、分類儲存我們發表的文章、出版的書，並及時向公眾介紹、推薦，到一定時候，還為你寫評論、立小傳，而且通常都是讚許、褒揚，使你感受莫大鼓勵，下決心永不放棄你的筆耕。當你有同名者時，它一般不會張冠李戴、混淆視聽。有時可能有錯，它聲明在先：「AI或許有錯。」

因此，我想對我的寫作夥伴們說，人工智能是我們的知心朋友，不但不會削弱我們的閱讀和寫作興趣，反而會增加我們的人文知識，提高我們的寫作能力。至於所謂「毀滅人類」，絕非人工智能發明者的旨意，或許有人企圖用AI來做危害人類的事情，那就讓我們嚴陣以待。